

書叢本基學國

宋史紀事本末

(下)

編原琦馮
輯纂瞻邦陳
正論溥張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宋史紀事本末

(下)

編原琦馮
輯纂瞻邦陳
正論溥張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二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二版

(93521)

本國學基
宋史紀事本末二册

每部定價大洋壹元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纂者
論正者

張陳馮

邦

琦瞻薄

發行人

王

上海

上

雲河

南

路

印刷所

商

務

及

各

埠

印

書

館

發行所

商

務

上

海

印

書

館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二版

卷六十一

宗澤守汴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戌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六月乙酉以宗澤爲東京留守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鴛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旣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十農兵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旣而金人遣使以爲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僞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

懷衛間虜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計宗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勝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爲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在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秋七月宗澤復上表曰今逆虜尙熾羣盜方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又抗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棄之以遺狂虜今陛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爲狂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諭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時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潛善伯彥以爲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冬十月帝如揚州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閒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閩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用條上五事極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時兩河雖多陷於金而其民懷朝廷舊恩所在結爲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閻勍王彥各統大軍盡平城壘望陛下蚤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卽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奸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

盡埽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奸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十二月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兀朮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

二年春正月金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出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撝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人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奮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還則天下之民何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畏憚對南人言必稱宗爺爺三月乙丑河北盜楊進等降於宗澤楊進聚衆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爲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澤招撫羣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約言祖宗基業

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爲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河外蓋姦邪之臣一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士氣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旣覆之轍奏至帝乃降詔擇日還京既而不果宗澤招王彥兵還汴使屯滑州先是彥率岳飛等二十將部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戰於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詣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於太行山擒其將拓拔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退走飛知彥不悅己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爲留守司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爲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壘圍之數巾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敗去彥獨保其城西山遺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至是澤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兵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眞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計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

不啻百萬願陛下蚤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秋七月宗澤卒澤旣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中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計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皆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瞿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爲於是豪傑離心羣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姦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澤卒後王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

張漁曰高宗構之奉帝命往金軍也汪伯彥以帛書請蒞相州囊鞬郊迎握手慰勞君之知臣固謂其能出我於險也然金人要構議和時構繇滑濬至礮王雲與俱將蹈虎口宗澤叩馬力諫得免北行生我之德大於伯彥構何不念也伯彥以人言去國建炎九年知宣州過闕構語秦檜追懷舊僚有漢高豐沛光武南陽之思獨置澤若讎好所惡而惡所好寧人情乎伯彥當靖康改元猶獻河北邊防十策黃潛善事

徽宗尤關冗無聞。陝西地震，察訪失職，見譏朝論。構忽拜爲副帥，召入中書，與伯彥同處肘腋。左周右召，親厚無比。遂使澤志不申，疽發身死，抱武侯之忠，嬰亞夫之疾。澤則已矣，構之不才，何以對劉禪也？澤少豪儻，有大略。登元祐六年進士第，廷對昌言，考官惡直，累試郡邑。國爾忘家，既聞女真海上之盟，即退居東陽，結廬山谷，管樂命世，出處不苟。靖康難起，願使北庭，兩河敵衝，單騎經理，及入援都城，謀邀二帝，請誅僞命，力守汴京，累章還駕，克日渡河。智勇冠文武，忠義動天地。而二賊爲梗，大事不成。計澤通籍以來，更事三主，功名不達，得時奮節，惟在高宗。迺三十年而淪滯空老，不二載而憂憤喪軀，生發雷電之光，沒灑祁山之淚。英雄失路，孰有甚於宗忠簡者哉？構性無良，幾同夷虜。金所愛，構亦愛之；金所讎，構亦讎之。既悅汪黃，則必相秦檜；既怒綱澤，則必殺岳飛。詩云：「有覲面目，祝人罔極。」構則吾不知其極已。

卷六十二

兩河中原之陷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金人陷河中府先是粘沒喝等既北去留萬戶銀朮可屯太原副統韶合屯真定婁室圍河中蒙哥進據磁州渤海大撻不也圍河間帝命馬忠及忻州觀察使張換將所部合萬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襲之已而黃潛善等復主和議遂詔追襲兵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至是婁室以重兵壓河中守臣席益遁去權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屈而死十二月金人分道南侵粘沒喝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銀朮可等攻漢上訛里朵兀朮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阿里蒲盧渾軍趨淮南婁室與撒離喝黑鋒自同州渡河攻陝西粘沒喝至汜水關留守孫昭遠走死婁室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冰過陷同州華州安撫使鄭驥死之金兵遂破潼關王瓊棄陝州走入蜀中原大震

二年春正月戊子金人陷鄧州粘沒喝諜知鄧州將爲行在所令銀朮可急攻之知州范致虛遁去安撫使劉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死鬪城陷死之初議南陽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爲金有乙未金婁室旣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軍時京兆兵皆爲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經略使唐重與守臣誓死守已而經制副使傅亮以兵奪門出降重死之金人陷均州又陷房州辛丑金人陷鄭州通判趙伯振

死之。癸卯，金帥窩里溫陷濰州，知州韓浩與通州朱廷傑皆力戰死之。金人又陷青州。二月丙子，金人陷淮寧府，守臣向子韶死之。金婁室既陷永興，鼓行而西。秦州帥臣李積降。虜勢益張，引兵犯熙河。經略使張深遣都監劉惟輔以精騎二千人禦之，夜趨新店。金人恃勝不虞，黎明軍進，惟輔舞矟刺其帥黑鋒洞胸，墮馬死。虜爲奪氣，深更檄右都護張嚴往追之。嚴追婁室及鳳翔境上，銳意擊賊，至五里坡，婁室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而敗，死之。丁酉，粘沒喝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以援婁室，盡焚西京廬舍，擄其民而北。時韓世忠以所部萬人赴西京，捉殺盜賊。粘沒喝復留兀朮河陽以待之。金人陷中山府。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絕。知府陳遘欲盡括城中人爲兵力，戰部將沙振潛害遘，城遂陷。庚子，河南統制官翟進復西京。夏四月乙丑，翟進以兵襲金兀朮於河南，兵敗，其子亮死之。進又率韓世忠等兵戰於文家寺，又敗。世忠南歸，兀朮復入西京，尋棄去。五月，金婁室大掠而東，遂陷絳州。初，宗澤承制以王庶爲陝西制置使，曲端爲河東經制使。未幾，錢蓋聞虜陷長安，檄庶兼節制環慶、涇原二兵，既而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勝，移文兩路協力更戰，而環慶帥王似涇原帥席貢不欲受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人至清溪，爲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遁渭而東。其支軍入鄜延，攻康定。庶急遣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屯神水峽，斷其歸路。虜遂去。曲端乘虜退，復限大河自守。二人竟不應時，絳州猶爲國拒守。婁室還軍陷之。六月，以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曲端爲都統制。時陝西撫諭使謝亮持詔賜夏國，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虜人占據同華，畏暑休兵，秋

高必大舉，盡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爭先並進，驅逐渡河。徐圖恢復，亮不從。八月癸巳，金人陷冀州，將官李政死之。甲午，金人再犯永興軍，辛丑，以西節制司賀師範及金人戰於八公原，死之。九月，金將訛里朵襲破信王棟於五馬山。初，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於真定五馬山，得上皇子信王棟於民間，奉之以總制諸砦。兩河移民聞風響應，王遣擴赴行在奏事，還至大名。訛里朵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馬山，諸砦皆陷。時詔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張俊自東京至開德，馬擴爲河北應援使，以備金訛里朵既破五馬山，探知擴兵南來，使人馳報，粘沒喝、粘沒喝將歷懷衛而東，聞訛里朵已敗擴軍於清平，遂由黎陽渡河會兵以攻濱濮，棟亡走，不知所終。十一月，金人陷延安府，通判魏彥明死之。先是，王庶至京兆，曲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託辭不行，庶無如之何。復還端涇原時，金婁室渡河，譟知庶端不協，乃併兵攻鄜延，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冰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渭水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兵禦之。時端叢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趨端進，端不聽，而遣其副將吳玠復華州，自引兵遷延迂道，自邠之三水與玠會於襄樂。金攻延安急，庶自坊州收散亡往援，知興元府王寢亦將所部赴之。比庶至甘泉，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兵付璣，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端見庶問延安失守狀，欲殺之，不果，乃奪其節制使印。庶自効得詔罷，守京兆，乃去。乙未，金粘沒喝、訛里朵合兵圍濮州，以濮州小易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而陷，粹中被執，不屈而死。金人又陷開德府，守臣王棟死之。庚子，金人陷相州，守臣趙不試死之，不試太宗六世孫也。甲辰，金人陷德州，兵馬都監趙叔暉死之。金人寇晉寧軍，知軍事

徐徽言拒卻之。知府州折可求叛降金。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爲守長。聽其世襲。會朝論與虜結和。抑其所請。虜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既破延安。遂自綏德渡河圍之。三月。徽言屢破卻之。至是。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婁室聞之。執可求之子彥文使爲書招可求。遂以所屬麟府豐三州降金。可求與徽言連兵。金人使招徽言於城下。徽言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引兵擊虜。大破之。斬婁室之子。十二月。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陷濟南府。甲子。金訛里朵攻大名府。守臣張益謙欲遁。提典刑獄郭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虜得志。則朝廷危矣。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縋死士告急於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陷。益謙與轉運判官迎降。訛里朵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永不從爲辭。訛里朵遣騎召永。謂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訛里朵以富貴喝之。永罵曰。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降乎。訛里朵怒。併其家屬皆殺之。己巳。金粘沒喝陷襲慶府。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

三年二月。金婁室破晉寧軍。徐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圍走被擒。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婁室併其子岡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死。事聞。贈徽言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徽言父翊。宣和末。救太原死之。世著忠義。秋七月。留守杜充棄東京歸。行在充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朝廷命郭仲荀程昌寓相繼代充。然留守司亦名存而已。

四年二月。金人入東京。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爲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於金。

張溥曰欽宗靖康二年之五月康王構卽位於南京改元建炎首拜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識者危之曰此剝道也然李綱內相宗澤外將河北置招撫東河置經制立帥府討羣盜張所傅亮等克任其職兩三月間國幸無警少康造夏其斯時乎乃李綱一罷帝卽流播元年十二月失西京二年十二月失北京三年九月失南京四年二月失東京其間郡邑破亡叛盜紛作六宮車駕絡繹道路求爲匹夫幾不可得則何爲也欽宗之如青城也粘沒喝邀之范瓊等迫之猶曰命懸金虜不敢自繇康王爲帝其時可以立矣張邦昌旣逐國無僞帝之疑幹離不復死敵有漸殺之勢綱行十事務合人心澤又灑掃舊京引領車駕自應天達開封通邑大都惟我馳驅而徘徊不行逐綱致亂自作之孽不可活也綱在靖康閒用間舍雖未大任尙留數月建炎登朝僅七十餘日爾傅亮經營方始而責其無成宋齊愈大逆當誅而罪以私意事莫急於招兵買馬而指爲失策政莫大於定都用人而斥爲狂言綱甫罷竄諸賢盡空左右謀國惟有汪黃金寇四至欲奔無所內侍進痛哭之談三軍發斷頭之憤帝終不悟而心暗之欽宗而明皇絕西內之望再敗於高宗而愍帝蹈平陽之轍神龍繼父則夫婦義喪建炎繼兄則父子道亡固可同類而並笑也

卷六十三

南遷定都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帝以京師未可住手詔巡幸東南丁未元祐太后如揚州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決意幸揚州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奉太廟神主赴行在九月壬辰以金人犯河陽汜水詔擇日巡幸淮甸命淮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壁招訓民兵冬十月丁巳朔帝如揚州時金兵日迫許景衡亦言建康天險可據帝從之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修城池至是諜者言金人欲犯江浙乃詔暫駐淮甸捍禦稍定卽還京闕有敢妄議惑衆沮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斬

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以葉夢得爲戶部尚書夢得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里山川爲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爲重氣以將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因請上南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爲宣撫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冬十月甲子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劉正彥爲扈從都副統制十一月庚子朔享祖宗神主於壽寧寺壬寅郊祀天配祖敕東京起奉大樂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就揚州

江都築壇行事。凡鹵簿樂舞之類，率多未備。嚴更警場，就取軍中金鼓，權一時之用。是日大赦。十二月乙卯，太后至杭州扈從。統制苗傅以其軍八千人駐奉國寺。己巳，以黃潛善、汪伯彥爲尙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山東，羣盜蠭起。潛善、伯彥既無謀略，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爲李成餘黨，無足慮者。戊寅，以張浚參贊御營事。浚極言金人必來，請預爲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爲過計，以笑之。

三年春正月，帝在揚州。丙午，金粘沒喝陷徐州。知州王復死。之時，韓世忠屯淮揚，會山東兵以援濮州。粘沒喝聞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以衆寡不敵，夜引還。粘沒喝踵之，至沐陽。世忠棄軍走鹽城，衆遂潰。粘沒喝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取淮東，入泗州。二月庚戌，詔聽士民從便避兵。劉正彥部兵衛皇子六宮如杭州。壬子，金粘沒喝至楚州，守城朱琳降，遂乘勝而南，陷天長軍。內侍鄆詢報金兵至，帝卽被甲乘騎，馳至瓜州步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內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圖說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不怨憤。司農卿蓄謗至江上，軍士以爲黃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爾之罪！」謗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金將馬五率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楊子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棄。太常少卿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城中已煙焰燭天矣。陵爲金人所迫，亡太祖神主於道。帝至鎮江，宿於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呂頤浩乞留蹕，以

爲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爲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張邵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遽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江淮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報。是夕，帝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馬。張浚副之。又命勝非兼御營副使，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時呂頤浩從行，卽拜同僉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張浚以兵八千守吳江。用朱勝非計，詔錄用張邦昌親屬，遣閣門祇候劉俊民使金軍，仍命俊民持邦昌賄金人，約和書，藁以行。壬戌，帝駐蹕杭州，卽州治爲行宮。下詔罪己，求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和州防御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爲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爲下策。若倚長江爲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終，金賊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爲無策。擴累數千言，皆中事機。戊辰，金人焚揚州而去。呂頤浩遣陳彥渡江，襲金餘兵，復揚州。己巳，黃潛善、黃伯彥罷，中丞張徵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潛善猥持國柄，殃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爲之切齒。而帝不悟。夏四月，丁卯，帝發杭州，留鄭毅齋太后。五月，戊寅，朔，帝次常州。辛巳，帝次鎮江。乙酉，帝至江寧府，改府名建康。六月，戊